



侨，正在成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有效连接的关键词。作为侨胞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如何？

离家之后更想家

王东是美国华盛顿内蒙古同乡会常务副会长，日前刚刚从家乡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启程，返回美国华盛顿的另一个家，为孩子开学做着准备。

怀念家乡的点点滴滴，看到家乡人就会觉得亲切，时不时就要炖一锅羊肉，每当看到家乡的人有困难总想伸出援助之手……谈及对家的情怀，王东一说就停不下来。“离家之后更想家。”

疫情之前，每逢周末或假期，在华盛顿的华侨华人们就会轮流在家组织大大小小的聚会，人们都会带盘菜、带瓶酒、带些礼物，大家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。“有时还会看到人们穿着旗

袍来，真的特别有年代感。这是我们在国内聚会都不曾见过的场面。”王东的妻子回忆着之前的聚会场景。

“我还把纯粮酿造的白酒带到美国来跟大家分享，也走访过不少美国的餐馆和机构，华人对我们中国白酒的认可度也特别高。”王东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经营着一家白酒企业。在他看来，这是情怀，也是商机。

出国之后更爱国

“《我的中国心》虽然不太像我这个年龄段该唱的歌，但却是我的“成名曲”。直到现在，我和这首歌还是美国侨界各类晚会上的压轴。”“90后”刘鹏2011年赴加拿大求学，当年携《我的中国心》第一次登台，唱罢下台时，不少老爷子、老奶奶有感而发，握着他的手哭。“从那时起，我才有明白这首歌究竟唱的是什么。”

弹指一挥间，10年已过去，刘鹏也从懵懂的青葱少年成长为有志青年。“我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、创业，最后还是决定于2018年回国创业。”

如今刘鹏与父亲在家乡内蒙古包头市打造了一座“理想城”，占地数百亩的这方天地中，汇聚了数十个古今中外数百年的历史场景，有知青大院，有古风镖局，还有网红咖啡馆、仿真恐龙园、卡丁车赛道……变形金刚中的“大黄蜂”赫然立在高筑起的中国古城墙边，与远处的大猩猩“金刚”遥相呼应。“我有情怀，也有喜欢的东西，我要做融合，做多元化、差异化的事情。我想让没有远游过的家乡父老见见外面的世界。”

“国家好，我们才能强。我真的也衷心希望国家越来越好，我的家乡包头也能发展得越来越好。”刘鹏现在还是美国华人联

合总会副会长、美国内蒙古总商会副会长。

爱，应该是双向付出

在如今的华盛顿侨胞中和中国国内，传递于中美两国间的“爱心防疫包”早已成为一段佳话。

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，初期中国的防疫物资出现缺口，美国华盛顿内蒙古同乡会的老乡们筹资、向家乡邮寄口罩等物资。“那时候天天都在看有关疫情方面的消息，希望家乡能够早早地战胜疫情。”

2020年3月，刚从美国返回内蒙古的王东忽然发现，在中国疫情防控稳步有序的同时，美国的疫情颇为严重。于是他又掉转头来，向还在美国的内蒙古籍留学生们组织捐赠了价值数万元人民币的“爱心防疫包”，同时附上一封由书法家执笔的手写信，希望大家共渡难关。“我当时听到消

息就坐不住了，就觉得要动起来，于是赶紧和内蒙古侨联的负责人联系。”

“爱，应该是双向付出。”在王东看来，他和朋友们都是中美交流的一份子。大家共同努力，这条路才会越走越宽。

“疫情之前，我每年一半时间在中国、一半时间在美国。我是做企业的，我想为中美贸易发光发热。”王东如今正在筹备开拓美国的白酒销售市场。“不少住在美国的朋友想跟我合作呢。我现在已经申请了执照。未来，我还想在美国也建一条白酒的生产线。”

“我已经在家乡连续做了几年的暑期夏令营，邀请美国的老师来跟孩子们互动。美国的朋友们可以来体验生活、感受中国文化，中国的孩子们也能打开眼界、强化沟通和表达的能力。”刘鹏自称是个闲不住的人，“我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完。”（中新网）



隐于伦敦：“中国热”的背影

去年3月伦敦因疫情第一次进行封城时，遵照政府的建议不出远门，每日就在家住的格林尼治区内散步，走出了许多以前从未发现的路，也由此探出了不少隐秘仙境。

一天黄昏，我从格林尼治公园出来，无目的地在布莱克希斯村内逛着，走到一条小路旁，路口葱郁的竹林格外提神，抬头仔细一看，发现竹林园子里头冒出了一幢角檐高耸的中式小楼。再看这所私宅的门牌，上面清楚地刻着名字：“宝塔”，而且还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建筑。

对于这座塔楼的来龙去脉虽已猜到了几分，好奇之下我回家还是赶紧查资料，才意识到布莱克希斯“宝塔”根本是个抛砖引玉的角色，驱使我很快专门去寻找伦敦其它源于18世纪欧洲“中国热”的重要塔式建筑。

布莱克希斯“宝塔”小楼的建筑设计师，其实是18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御用建筑师威廉·钱



1762年建成的“邱园宝塔”是当年“中国热”的显赫注脚

伯斯。今日公认他毕生在伦敦有两处建筑代表作，一处是今天用做艺术展览空间的萨默塞宫，另一处则是皇家植物园“邱园宝塔”。然而这位出生在瑞典的苏格兰后裔，最早其实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，从17岁开始的九年间，曾三次到访中国。正是这几次远东游历，并一路详细记录园林与建筑绘图的过程，激起了钱伯斯后来到巴黎与意大利系统学习建筑的兴趣。

1757年回到伦敦后，钱伯斯专门为当时的乔治亲王，也就是日后的国王乔治三世撰写了一部系统介绍中国风物的专著《中国的建筑、家具、服饰、机械及器皿之设计》，里面收集了钱伯斯游历中国时绘制的21幅中国建筑与园林图。此前的欧洲还从没有过这样介绍中国园林的专著，又恰逢“中国热”正风靡欧洲，“中式园林建筑”一下便在英国乃至欧陆流行了起来。

同年，乔治三世的母亲委任钱伯斯，为伦敦的皇家植物园“邱园”设计建造了一座10层中式大宝塔，作为献给邱园创始人奥古斯塔公主的礼物。高达50米的邱园大塔可是当时伦敦最高的建筑物，爬到顶层远眺伦敦城景观，在当年是稀罕之事不说，直到今天游人依然乐此不疲。大宝塔是一座八角形的砖塔，灰墙红轩，每层都有出檐，据说这是根据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样子设计的。但钱伯斯从没有去过南京，报恩寺塔的形象倒是经由荷兰商人约翰·纽霍夫一幅17世纪的画作，流传欧洲在前。熟悉宝塔建筑规则的人，都会留意到钱伯斯忽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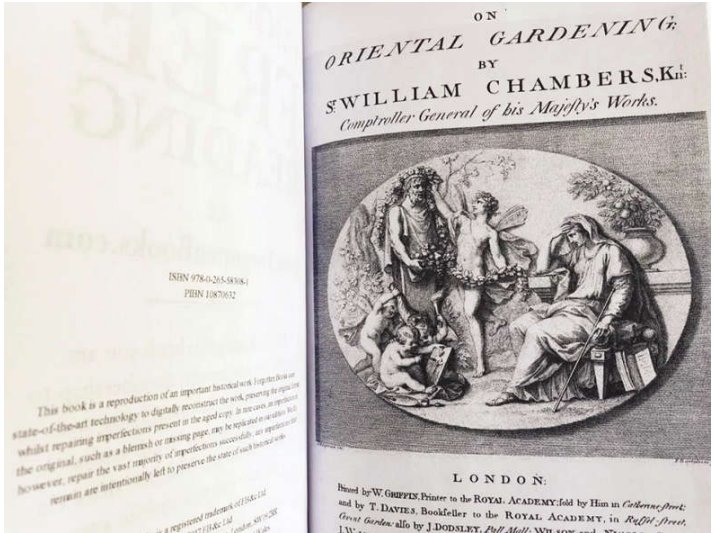
了宝塔层数应当是奇数的这个传统——恰好纽霍夫画作中的寺塔也是10层，钱伯斯的灵感来源呼之欲出。

但即使如此，大宝塔已称得上是18世纪欧洲最精准的中式建筑。“中国热”也借此继续火遍欧洲，一时间“宝塔”形像深入到了各家贵族的景观园林之内。

夏末伦敦第一次解封后，我便专程去了趟“邱园”。120多公顷大的园里，尽管有巨型温室、漂亮的棕榈室和根本看不过来的5万多种植物，离入口很远的宝塔仍然是游园指南上的一大景点。

1773年时，钱伯斯又出版了一本风行英格兰的《论东方园林》，时至今日依然能在网上买得到复制版。一边写下两本畅销书，一边在伦敦打造实景建筑，钱伯斯如此这般不引发王宫贵族对东方递进的幻想才怪呢。1760年，钱伯斯又被赶“中国热”时髦的乔治四世发妻、威尔士王妃夏洛琳，请到了布莱克希斯去设计她的“宝塔”。那正是我散步时偶然发现的竹园小楼。

英国园林史学家布里吉特·切尔利在一本关于伦敦建筑的研究中提到，布莱克希斯的“宝塔”房宅附近整片土地，17世纪时曾是查理二世廷臣蒙塔古公爵的旧居地盘，“宝塔”的位置原本是蒙塔古家的花园、果园所在。钱伯斯设计了一座砖石结构的塔楼，夏洛琳计划用来做夏季度假屋。可塔楼直到20年后才建好，入住时，坐进月门窗户书房内的主人，已经换成了来自苏格兰的贵族布克卢奇公爵。在弯铜角檐的塔顶上，铅制山墙面装饰着苏格兰国花



钱伯斯著《东方园林》复制本

“蓊”的图案，估计就是布克卢奇家留下的印记。

18世纪末，夏洛琳王妃决定将“宝塔”改为托儿所，她自己在里面带大了几个孤儿。坊间有指其中一个孩子实是她与一秘密爱人所生，但也仅停留于传闻。为孤儿遮挡过风雨的“宝塔”，19世纪也为泰米尔的难民提供过栖身处。30年前，伦敦路易舍姆区政局接手已成为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的“宝塔”，不久便挂牌出售。一对建筑师夫妇买下小楼，住了进去。如今“宝塔”所在的小路曲径幽深，街名就叫“宝塔园”。门前的竹林掩不住屋顶的异域风情，路人经过，常被吸引驻足，但也知晓私人地盘不便久留，匆匆看几眼，好奇心也就让位给了礼貌。

不久前在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散步，一处河道旁有指示牌说明19世纪该处曾有过一座中国宝塔，可眼前只见水静鹅飞。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呢？原来，1814年时英格兰庆祝对法战争结束，皇室决定计划一场“和平庆典”。整场活动由英国发明家与火箭炮先驱威廉·康格里夫来作部署。其中，

他专门指定要在白金汉宫旁的圣詹姆斯公园内，用木头建一座“优雅而高挑”的七层中国宝塔，塔上挂满煤油点亮的灯笼，塔底的运河上还要搭一座涂上明漆的中式桥。这样设计是为了宝塔屹立在庆典烟火汇演的中央。庆典当晚皇室成员与平民百姓齐聚公园，园内乐队齐奏，小吃摊边烟火缭绕。

18世纪的“中国热”显然余温未尽。1842年，伦敦西区的“骑士桥”又为一次展览建造起一座“中国亭”。后来亭子永久搬到了伦敦维多利亚公园内，可惜“二战”期间被炸毁，到几年前才重新仿造了一座。

我曾专门到这座伦敦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公园里看过。经过一道中式木桥后，河边陡然出现了一座四角攒尖顶的亭子，绿梁红柱好不惹眼。走近了听见一阵喧哗，亭里摇摇晃晃走出三五人，留下亭内一地空啤酒瓶。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蛤蟆，跳进了草丛消失不见，一如当年那股“中国热”，随一江春水东流去。（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）